

古老又年轻的月湖、奶奶绣品里的凤冠霞帔……

甬城学子写下和宁波的独家记忆^③

在《我和宁波这座城》征文活动中,宁波学子们用细致的笔墨、飞扬的文采,生动展示宁波的历史变迁、现代文明、港城文化,描述了宁波城市发展所取得的诸多辉煌成果,创意性地展望未来宁波发展的动人景象,写下了自己和宁波这座城的独家记忆。我们一起来看看初赛的文章——

□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章萍 马亭亭 整理

我为宁波点赞 北仑区博平小学 刘子涵 指导老师 谢思恩

宁波——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温暖。

记得读三年级时的一天,天上下起了巨大的雨点,我独自一人去补课,结果发现没有带公交卡。我急得直跺脚,喃喃自语道:“怎么办,怎么办!哎,都怪我太粗心了,出门既不带卡又不带钱……”这时,身边的一位叔叔察觉了我的心急如焚,便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又对他说:“叔叔,手机可以借我用一下吗?我想要给妈妈打一个电话。”他把手

机递给了我。我感激地朝他望了一眼,拿起手机飞快地拨号。可是电话却无情地给了我一句话:“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那位叔叔看了手机一眼,对我说:“走吧,你先上车,钱我帮你付,等到了站再说。”说完,他带着我走上了车,并付好了钱。到站了,我准备下车,这时,他也走了过来,说:“真巧,我也在这站下车。”

下车后,他又主动把手机递给了我,我又拨打了那一串熟记于心的号码,这次,电话终于接通了。我

赶紧跟妈妈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叫她赶紧过来,还给那位叔叔车票钱。才过了几分钟,我却感觉仿佛过去了半个世纪。他看到我这般着急,笑着对我说:“别这么着急嘛,又不是不来了。”就这一句话,让我慢慢冷静了下来。

妈妈过来后,赶紧把准备的钱给他,他却摆摆手说:“不用了,就两块钱,又不是两百万,不用还了。”说着,朝对面的车站走去。我见状,赶紧问了他一句:“您要去干什么?”他头也不回地回答:“坐过站了,我要赶紧坐回去,不然要迟到了。”时间

仿佛在那一刻定格了,定格在了他那句离别时的话上,定格在了他径直走向车站的那一刹那……我的视野渐渐地模糊了,一行热泪夺眶而出,悄无声息地滴落在了地上。这时,我才记起没有问他的名字,却已经晚了。

几年过去了,我只依稀记得,他的嘴边有一颗小痣。我只希望,下次再遇到他时,我能一眼认出他来,并送上真诚的感谢。

宁波——一个温馨的城市,是一处“不冻的港湾”。我为宁波人点赞,更为宁波点赞!

月湖 慈溪市实验中学 程熙 指导老师 施群

那是这座城最宁静的地方,那里有一泓永不枯竭的湖水。

傍湖而居,我是个土生土长的甬城人。

记得儿时蹒跚学步、牙牙学语,长辈便牵着我的手,伴着晨露与夕阳,在熙攘的月湖边漫步。花草树木、一鸟一鱼都在我幼稚的、爱幻想的脑袋里不断上演新的剧本。我依稀记得,在哪块上了年纪的青石上曾雕刻着细致的纹理,在哪棵柳絮翻飞的柳树下追逐过蜻蜓,或是在哪片玉兰树林中看到过血红色的夕阳。如果说,宁波是位风华正茂的美人,那么月湖则是她火红的心脏在月湖旁长大的千千万万的我们则是她生命的心跳脉搏,伴随着那份朴素、平凡的情,与这湖、这城血肉相连。

渐渐地,我在月湖的怀抱中度过了孩提时代。她那温婉如兰如玉的文艺气质,如同春雨滋润着我稚嫩的心田。成长的轨迹向前绵延。在每个收获的放学路上,我总能看见月湖——那荡漾的湖面波光粼粼,日暮低垂,她仿佛一位美丽的长者,有些神秘,又有些朦胧美,无声的宁静淹没尘世车水马龙的喧嚣,抚平我内心的浮躁与不安,不断激发我渴望新知识的好奇心。湖旁古树的叶子在风中摇曳,斑驳的树干上的纹路仿佛能引领我通往另一个世界。金色的阳光透过古树极薄的叶片,落在我的前额,抚摸我的双颊,又托起我沉重的、塞满汗水和梦想的书包,直击我心中的雾霭。在两点一线的生活里,时间太短,指缝太宽,让我难以看清“熟

悉”的甬城中的每一处角落。而此刻,抬眼望去,夕阳下的那湖,如同上了红妆的大家闺秀,总能够轻易抓住人的思绪,生活气与古朴感糅合在一起,于是乎,新鲜但似乎略显单调的空气中,不由分说地多了些自由自在的味道,心湖也为之跳跃,荡漾出青春的活力。

求学路漫漫,这两年在吾上下求索之途中,慢慢少了与她的相遇,多的则是无尽的念想与希望。春情无声息地来了,我再次站在湖边巷口,她也如一位久别的朋友浅笑着迎接我。年少的我,知她如同弯弯半月,形若少女的柳眉;知她镶嵌于市井,绿树环岸,亭台隐然;知她伴随着古城宁波栉风沐雨,无怨无悔,不辞艰辛;知她将改头换貌,再现十洲盛景;知她哺育并唤

醒了无数像我一样曾经迷茫过的甬城人。

堂堂宁波史,一半在月湖。循溪径行,一不留神,就踩在了历史的踪迹上。而这历史的踪迹自带一种成长的记忆,承载了周边人的欢声笑语,悲欢离合。如今重踏湖边,竟恍惚间有种穿越感,穿越了自己,穿越了从前。

在时间的滤镜面前,我越发地喜欢家乡这些上了年岁的事物,那些经过时间雕琢留下的,永远是无法言说的美好与幸福,那种幸福的归属与喜悦深刻在我的骨子里,难以消磨。

这就是月湖,搭建起我与宁波这座城的桥梁,她古老又年轻,拥有星辰大海,更充满人间烟火,永远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一个人·一座城 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 刘仪 指导老师 陈珂

在那座城,我所有的岁月都熠熠生辉。——题记

我是一个普通的宁波小娘,我的祖辈生于这座城,也埋于这座城。我想这也是我的宿命,我会永远和我的宁波在一起。

我同一般的孩子不一样,出生后没有住进家里那个温馨的婴儿房,而是在妇儿医院盘桓了半个月。幸得医生护士的悉心照料,让我得以在那场高烧中幸存下来。转眼已是十七年,那个坎坷的人生起点早已被我抛诸脑后,如今我身体健康,无病无灾,想来是这座沿海城市格外温养人。能在宁波的呵护下长大,我何其幸运。

也许在中国许多繁华的城市中,她并不那么起眼,但在漫漫人生中,她是我最为熟悉的一个,那熟悉早刻入灵魂深处。我抚摸过黄

山的云海青松,转过布达拉宫下的经轮,行过十三朝古都的老街,在北京的胡同里肆意奔跑……但最爱的还是宁波——是那并不软侬的乡音,是那菜市场边的染饭豆浆生煎包,是那落了一地的香樟叶,是阿拉宁波人的笑容满面、亲切友善……

我爱东钱湖的青竹岚雾、山色湖光。在湖畔看旭日东升,那红慢慢晕染了整片湖,向上,点亮我眼眸中的天空;天亮了便在湖边寻觅螺蛳,回家正好炒成一盘,吸一口螺肉,咬一口湖里捞来洗剥干净的水老菱,鲜得不得了;有时我也会站在湖边赏景,忆起几百年前的王安石,他是否也会像我一样负手而立?不过他想的是诗赋文章,怀的是家国天下,我念念的不过是小烦恼与小情思罢了。

我爱宁波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夏季的傍晚,骑单车返校上自习,晚风从我发间温柔穿过,带着一丝白日里未散的潮热,那潮热与行人的说笑声、车喇叭声、交警的哨声一起,与耳机的旋律交织成一首夏日限定,是橙红色的;过斑马线时那些汽车停下让我先行,我便挥手致谢,踩着预备铃踏进校门,心里甜滋滋的,就像是嘴里的口香糖悄悄融化了;晚自习时在五楼的教室里,偷偷向外望,看着远处大厦的轮廓被夜色慢慢润湿,变成比纯黑浅一度的深蓝,然后广场上的各色灯牌亮起。

我爱奶奶绣品里的甬城。奶奶是金银彩绣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她的绣品古朴精致,颜色鲜活。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便是看奶

奶绣凤冠霞帔。准备好金银线、丝线、底料、纱布,还有金银绣特有的棉花后,奶奶便开始设计图稿,描龙绣凤,然后将图稿印制在丝绸缎上,接着上棚,对齐绣花底料,先缝彩色丝制,再绣全银,最后配色,每一步都井井有条,丝毫不错乱。听父亲说,小时候家里穷,奶奶便会绣些小玩意卖钱给他付学费,现在没有了生计的重担,奶奶还是放不下金银彩绣,她忙着带三个徒弟呢!就像奶奶说的:“老底子的好东西不能断在我们这一代,要传下去!”

一篇文章道不尽宁波的种种好处,只能略抒发一二。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生于斯,长于斯,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

这座城,在我眼中,亦在我心上。